

方卫平
著

Fang Weiping
Ertong Wenxue
Lilun Wenji

方卫平
儿童文学
理论文集

卷二

思想的边界

明天出版社

方卫平儿童文学理论文集

卷二

思想的边界

方卫平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的边界 / 方卫平著. — 济南: 明天出版社,
2006. 11

(方卫平儿童文学理论文集)

ISBN 7-5332-5087-7

I. 思... II. 方... III. 儿童文学 - 文学研究 - 中
国 - 当代 IV. I 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2168 号

方卫平儿童文学理论文集·卷二

思想的边界

方卫平 著

*

明天出版社出版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http://www.sdpress.com.cn>

<http://www.tomorrowpub.com>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

165 × 245 毫米 16 开本 25 印张 382 千字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2-5087-7

I · 1090 定价: 7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调换。

方卫平，祖籍湖南省湘潭县。1961年8月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市；1977年考入宁波师范学院读本科；1984年考入浙江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987年毕业留校工作至今；1988年晋升为讲师；1994年由讲师晋升为教授。

现为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中国儿童文化》主编、《中国儿童文学》编委。曾独立承担并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等多项课题。著有《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儿童文学接受之维》、《法国儿童文学导论》、《流浪与梦寻》、《儿童文学的当代思考》、《逃逸与守望》等，与人合作主编有《新语文读本·小学卷》、《儿童文学教程》等。获浙江省人民政府授予的“浙江省劳动模范”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999年在台北。(桂文亚 摄)

方卫平简介



1979年春，在绍兴鲁迅纪念馆。



1984年，考上了研究生。（方卫民 摄）

目录

· 理论探索 ·

- 童年：儿童文学理论的逻辑起点 [003]
从发生认识论看儿童文学的特殊性 [013]
儿童文学本体观的倾斜及其重建 [022]
儿童文学：在创作者与接受者之间 [034]
童话的立体结构与创新 [037]
论儿童审美心理建构对儿童文学文本构成形态的影响 [040]
经典·经典意识 [046]
略论儿童文学的深度及其实现方式 [055]
略谈儿童文学的民族性与现代性问题研究 [059]
简论儿童文学的美学特质 [062]
恐怖美学及其艺术策略 [068]
略谈开展儿童文学的创作心理研究 [074]
幼儿文学：可能的艺术空间——当代外国幼儿文学给我们的启示 [076]
一些故事，一些思考 [084]
论童话及其当代价值 [088]
确立少儿散文的评论意识和理论话语 [096]
批评的挣扎 [098]
中学生：一种阅读现实的报告 [101]
不安分的少年读者 [113]
闲暇生活与中学生审美发展 [116]

· 批评纵横 ·

- 早慧的年代——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理论体系建设回眸之一 [125]
回归正途——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理论体系建设回眸之二 [135]
1949—1989浙江儿童文学研究概述 [145]
我国儿童文学研究现状的初步考察 [151]
商业浪潮冲击下的文化绿洲 [162]
近年儿童文学研究观感 [166]
在儿童文学学术海洋里荡桨而驶——谈蒋风的儿童文学研究 [169]
批评的品格——序周晓《少年小说论评》 [176]
我们思想舞台上的优雅舞者 [182]

- 青春的出场 [188]
幼儿文学的理论自觉——评《幼儿文学ABC》 [195]
读曹文轩的《论“成长小说”》 [199]
在阅读与诠释之间 [203]
评论《电脑多媒体时代中童话创作的延展与变貌》 [206]
儿童文学本体建构与90年代创作走势——与友人班马对话 [208]

· 儿童文学接受之维 ·

第一章 导论：走向接受之维

- 一 20世纪：读者的复活 [223]
- 二 历史一瞥 [229]
- 三 面向当代理论现实的思考 [233]

第二章 创作与接受之间的对话

- 一 儿童读者与成人读者 [243]
- 二 创作的预设 [249]
- 三 儿童接受动机初探 [254]
- 四 对话姿态 [259]

第三章 文学能力及其结构

- 一 有准备的读者 [265]
- 二 文学能力与智力结构 [269]
- 三 文学能力的三个层面 [273]
- 四 “语言—符号”能力的重要性 [279]

第四章 文学能力的动态建构

- 一 结构主义与建构主义 [287]
- 二 生理机制的发展与生理能量的作用 [289]
- 三 心理机制与语言能力的发展 [292]
- 四 文化造型 [297]
- 五 文学经验的累积 [301]
- 六 文学能力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建构 [305]

第五章 文本及其存在方式

- 一 文本的两种传播形式 [311]
- 二 文本的立体结构：语音、语象、意味 [314]
- 三 文本的空白和不确定性 [319]
- 四 文本价值的多元化 [322]

第六章 文本与接受

- 一 接受：文本的再建 [327]
- 二 接受水平的三位级差 [329]
- 三 下位接受与上位接受 [334]
- 四 接受偏离与背叛 [337]

第七章 接受的现实分化

- 一 儿童读者文学能力的差异及其分化 [343]
- 二 年龄变量 [345]
- 三 性别差异 [349]
- 四 智力因素 [353]
- 五 其他变量所导致的接受分化 [356]

第八章 接受与社会文化场

- 一 “场”概念的引入 [361]
- 二 家庭与学校 [363]
- 三 同辈群体和青少年亚文化 [368]
- 四 当代艺术文化场 [371]

第九章 接受与当代儿童文学艺术实践

- 一 当代儿童文学的接受疑难 [381]
 - 二 寻求新的视野融合 [384]
 - 三 探索性作品所表达的接受观念 [387]
 - 四 结束语：走向新的接受时代 [391]
-

理论探索

童年：儿童文学理论的逻辑起点

一、寻找逻辑起点

每一理论体系的构筑都必须首先寻找和确立自己的理论出发点；这一出发点不仅提供了理论自身逻辑衍发的起始，而且也预示着理论展开过程中的运思方向和整体面貌。那么，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儿童文学理论的逻辑起点是什么呢？首先应该肯定，它与普通文学理论的逻辑起点是不同的。如果我们重复儿童文学是文学，儿童文学是语言艺术，那么我们可能什么也没说。（当然这种强调在某些情况下是必要的。）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研究对象是整个文学活动系统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并在这个意义上认定儿童文学研究是不同于普通文学理论的一个专门学科的话（普通文学理论是构筑儿童文学理论的基础学科之一），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将普通文学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用“悬挂法”存而不论，而应该寻找和确定自己的理论起点并由此展开思考。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认为“童年”这一概念，是我们所有关于儿童文学的理论思考的出发点。主要理由如下：

1. 从儿童文学理论的系统化的方法（逻辑手段）来看，它运用的是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方法，而“儿童观”（即童年观）的变更是导致儿童文学走向自觉的最直接而重要的历史契机，因而它也是儿童文学理论的运思契机。

我们知道，理论系统化的逻辑手段通常有两种，一种是公理化的方法，即选择一些最基本的理论命题作为公理，由此导出其他定理，使之系统化，就可以建立公理化的演绎系统。另一种是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方法，即按照对象发展的历史规律性来确定理论系统的逻辑顺序。这种逻辑顺序不过是对对象发展的历史过程

在理论上纯态的、概括的再现。

从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观点看，儿童文学从自在走向自觉的历史起点，也就应该是儿童文学理论展开的逻辑起点。换句话说，在科学上是最初的东西，在历史上也应该是最初的东西。恩格斯曾经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①从中外儿童文学走向自觉的历史过程看，儿童观的变更无疑是促成这种自觉的直接历史动因。所以，我们关于儿童文学的理论思考，也应该从这里开始。

2. 从整个儿童文学活动系统看，它是成人作者与少年儿童读者之间的艺术对话和交流；在这里，成人与儿童、创作者与接受者之间的相遇、联系和融合，决定了这一活动与成人文学活动的根本差异。而导致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儿童的参与，或者说，全部儿童文学活动系统内部的特殊性，首先都是由儿童读者的特殊性决定的。

从时间上看，儿童文学活动作为一个过程，总是创作活动在前，文本居中，接受活动在后。但从整个传达、流动和接收的动态过程看，首先是儿童接受心理对创作心理的潜在制约，其次才谈得上创作者借助作品参与对接受者审美心理的塑造。因为在文学活动过程中，作者与读者的沟通与交流并非仅仅存在于读者对文本的接受阶段，而是在读者阅读作品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苏联文艺理论家梅拉赫认为，艺术家从最初的构思到创作的完成，始终不断地要在创作中同想象中的读者打交道，即作家在创作中都有自己的“接受模型”，并且都得依靠一定的“接受模型”来进行创作。“儿童文学”这一概念本身，说明它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接收者是儿童。儿童文学作品要成为儿童读者的审美对象，就必须考虑到读者对象的审美心理，因为儿童文学作品作为以儿童为接受主体的审美客体，其价值的实现不能脱离儿童审美心理机制的作用。所以，未来小读者的影子必然会深刻地影响着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过程。安徒生说：“我在纸上所写的，完全和口里所说的一样，甚至连音容笑貌都写了进去，仿佛我对面有一个小孩在听的一般。”^②读者“接受模型”的这种制导作用，要求儿童文学作家在创作中必须熟稔儿童心理；因此，儿童文学创作是一种自觉的导向目的的活动。在这里，“童年”观念的确立无疑是

重要的。

于是，我们确定了我们理论思考的起点。

二、童年的意义

那么，童年的意义何在？它究竟意味着什么？

认识到童年具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独特的精神现象，这相对于无视儿童独立性的儿童观来说不啻一次伟大的历史进步。然而仔细检视一下，我们对童年意义的认识和理解还是很成问题的。通常，我们总是习惯于把童年看成是一种独立的、仅具有自身意义的生命现象，并且仅仅从不成熟的、幼稚的意义上理解这一生命现象。因此，我们强调儿童的年龄特点，但这种特点的基本内涵便是天真、幼稚、不成熟。于是，童年生命意义的下限只是一张白纸，或者说是洛克所谓的“白板”，其上限便是趋向成熟的少年。这样，除了现实的童年存在外，我们很难再从中透视、发现到什么。

其实，无论从生理、心理、行为，还是从文化背景的意义上去考察，童年现象都远远不像普通人所想象得那么简单。即使是儿童的随意涂鸦、游戏，在具有现代科学眼光的人们看来，其中也向我们传递着某些极为隐秘而深刻的生命的和文化的内容、消息。据说，有一次爱因斯坦在同皮亚杰作了关于儿童游戏本质的谈话以后，不无感慨地说：“认识原子同认识儿童游戏相比，不过是儿戏。”^③而儿童游戏，正是一种重要的童年现象。皮亚杰通过对个体认识的发生、发展过程的描述，揭示了认识主体如何反映客体的复杂机制，因而从微观个体的角度论证了人类宏观的认识发生、发展过程及其机制，为当代认识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皮亚杰从儿童思维发展着手研究而又能上升到哲学认识论的高度，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启示我们，不应把童年看做是一种孤立、封闭的人生现象，而应该从更广阔的背景和更深刻的意义上来认识和把握它，如此，则我们对童年的认识就有可能上升到一个新的理论层面。

一、首先，从生命传递和文化延续的角度看童年的初始状态，我们会发现，童年的初始状态不是“白板”一块，而是包含着丰富历史文化内容的生命现象。

黑格尔和列宁都曾经谈到过，研究个体智力的发生和发展情

况，有可能帮助我们认识哲学史是怎样经过它的各个发展阶段而达到目前状况的。^④将人类学的成果与儿童学的研究成果放在一起就不难发现，儿童的思维和体质及其发展与原始人有许多惊人的相同或相似之处。根据现有研究资料看，这种相同或相似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⑤

1. 主客体不分。这是人之初的自然现象。幼儿们总是自然地同动植物、星星、白云对话，你可以是我，我也可以是你，甚至你我不分。这些特点，不论对个体心理或集体心理的历史来说，都是思维处于较低级阶段的必然现象。

2. “自我中心”思想。这是与主客体不分状况密切联系的一种观念。皮亚杰认为，“自我中心”是七岁以前儿童的语言和思维的突出特点。这时儿童认为自己知道的别人也都知道，认为外界事物是围绕着自己并以他为中心的。就群体而言，如“地球中心说”，也可视为人类童年时代的“自我中心”思想的表现。

3. “泛灵论”。儿童的“泛灵论”与原始人的“万物有灵论”观念极为接近，即把自然现象和自然力量人格化。现代儿童的“泛灵论”，可以看做是对人类童年的一种回忆。

4. 思维的具体直观性或形象性。儿童的思维要借助于感知形象来进行，同样，原始先民的思维也具有具体性、直观性和形象性。

但是，现代儿童与原始人毕竟生活在两种有着巨大差异的不同的时空环境里，因此不能在两者之间简单地画上等号。其差异主要表现在：

1. 生理基础不同。与原始人类相比，现代人的大脑在体积上虽然没有继续增大的趋势，但脑子的形状还在变化，内部结构日趋完善和精致，脑细胞的数目在增多，密度在增大，新的联络在发展。因此，现代儿童的思维器官——大脑的生理结构和功能，是原始人类无法与之相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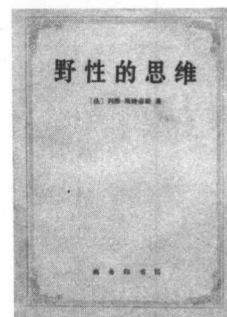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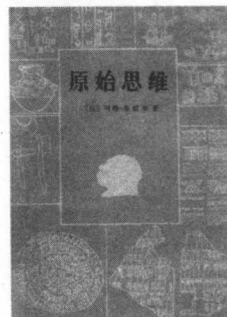
2. 社会文化环境的不同。现代儿童与原始人类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他们可以从人类的文化积累中获得益处。恩格斯指出：现代科学和哲学“由于它承认了获得性的遗传，它便把经验的主体从个体扩大到类；每一个体都必须亲自去经验，这不再是必要的了；它的个体的经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由它的历代祖先的经验的结果来代替”。^⑥由于人类的物化的智力是不断加速

发展的,因而人类智力发展的总趋势也是加速度发展的,早期人类学者如摩尔根就在《古代社会》一书中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他说:“在蒙昧阶段,人们要从一无所有的环境里想出最简单的发明,或者要在几乎无可借助的情况下开动脑筋,这是极其困难的;在这样一种原始的生活条件下要发现任何可资利用的物质或自然力量也是极其困难的;因此,当时人类心智发展之迟缓自属不可避免的现象。”而“每一项准确的知识既经获得之后,就变成了进一步获取新知识的动力”,“就会成为继续向前推进的基础”,“一直推进到错综复杂的现代知识”。^⑦这种文化的积累和传承,必然会给现代儿童带来迥异于原始人类的文化面貌。

3. 原始人类还没有形成表示更高抽象的一般概念,现代儿童则不然,在他们那里逐渐出现了感性的具体思维与理性的抽象思维并存的现象,并且抽象思维的发展并不消灭形象思维,两者在现代儿童(乃至成人)那里完全可以并存。关于这一点,列维·布留尔曾经有过论述。他认为原始思维是以受互渗律支配的集体表象为基础的、神秘的、原逻辑的思维,同时又认为:“在人类中间,不存在为铜墙铁壁所隔开的两种思维形式——一种是原逻辑的思维,另一种是逻辑思维。但是,在同一社会里,常常(也可能是始终)在同一意识中存在着不同的思维结构。”^⑧法国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也在《野性的思维》一书中探讨了未开化人的具体性思维,并认为它与开化人的抽象性思维“二者能并存和以同样的方式相互渗透”,^⑨同时又各司其不同的文化职能。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看到,儿童不仅是新生的,在特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儿童是最原始的;人类早期的经验在童年那里更容易流露和表现。同时,童年本身并不能解释自身心理内容的全部,新生儿的心理也绝不只是一张白纸,这张纸在婴儿出生前就已经被刻上了许多难以辨别的、由千百代人的心理活动凝结而成的遗传信息。马克思把这种现象称为“精神的隔代遗传”。从这样的角度来透视童年现象,我们才有可能认识到童年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学、人类学的意义,才会把童年看成是一种具有历史纵深感的生命现象。

二、从未来的发展的角度来考察童年状态,我们可以发现,童年状态并非只具有单纯的“现在时态”的意义,而是蕴含着无限的生长可能,并会对未来产生巨大的影响。



《古代社会》书影

《原始思维》书影

《野性的思维》书影

童年并不单纯是一个从幼稚到成熟的生长时期，它的意义并不伴随着生长发育的成熟而消失。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认为，儿童到五岁之时，他对环境的态度大致已经固定而且变成机械化，在其以后的岁月中多半循着同样的方向和模式进行。正因为如此，有人曾探寻过毕加索画中所含有的他早期童年画里那些半人半兽的形象来源，而我们也不难从安徒生的童话作品如《丑小鸭》、《卖火柴的小女孩》中觉察到童年经验的影响和流露。诗人威廉·华兹华斯写道：“孩子是成人的父亲。”这话我们不妨理解为成人世界是儿童世界延伸和发展的结果。皮亚杰指出：“每一个成人，即使他是一个创造性的天才，还得要从儿童开端；史前时代如此，今天亦复如此。”^⑩同时，人的认识结构（心理结构）的发展是整合的。每一整体结构渊源于前阶段的整体结构，把前阶段的整体结构整合为一个附属结构，作为本阶段的整体结构的准备，而这整体结构本身又继续向前发展，或早或迟地整合成为次一阶段的结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皮亚杰曾经认为：“儿童能部分地解释成人”，“儿童的每一发展阶段能部分地解释随后发生的各个阶段”。^⑪童年的这种无限的发展可能及其对未来生活的影响，无疑将提醒人们重视发掘其潜在而巨大的、生命和文化的意蕴。

三、童年的意义还应该从第三个角度即从作为现实的社会存在实体的角度加以考察。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儿童虽然不是主体部分，但他们也并不是与社会绝缘的，儿童身上同样载有丰富的社会学内容，而不同时代的儿童，也必然会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反映着乃至参与着一定的社会生活。随着现代社会对儿童及儿童问题的日益重视，儿童也在更大程度上成为现代生活中不容忽视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定社会生活的流动和变迁。比如在前苏联，人们就已经认识到，今天少年儿童的生活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自由、开放，他们身上具有时代的新意以及这种新意的外部征兆。有的评论家形象地比喻说：“他们像一张酸纸，能反映社会心理的变化和生活的更新。”^⑫儿童与现代社会的这种密切联系，意味着我们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现实背景来看待儿童，而应该充分认识到童年所可能具有的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学内容。

因此，童年不仅仅只是幼稚的、不成熟的，它还联系、融合着历史的古老、现代的年轻和未来的无限可能。单纯中寄寓着无



威廉·华兹华斯

限，稚拙里透露出深刻，这或许便是童年所呈现和传递给我们的独特状态和意味？

三、童年观念及其所提供的理论生长点

对童年的认识、理解和把握构成一定的童年观念。关于童年的观念既是儿童文学理论的出发点，同时又蕴含和提供了儿童文学研究的潜在的和可能的理论生长点。换句话说，儿童文学理论可能的展开方向是以我们对童年这一现象的理解为基础的，一定的理解角度、方式和认识水平规定着理论思维的相应的深度和广度。这是因为，特定的童年观念总是要借助一定的儿童文学作品来传达的，而对童年现象的认识越全面，把握越深刻，则相应的创作就越可能拥有较可观的深度和厚度，当然，它所能提供的理论生长点就越多，理论所具有的活力也可能越强。（对于童年观念与儿童文学作品之间的复杂联系，笔者拟另文详述。）

关于这一点，执教于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波特兰州立大学的艾里克·A·基梅尔在《儿童文学理论初探》^⑧一文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例证。他认为：“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为它的儿童所生产的那种类型的文学，最好地标示出那个社会所理解的儿童究竟是什么样子。”这也可以说，对儿童的理解，规定着儿童文学的生产，当然也规定着儿童文学的理论研究。基梅尔探讨了儿童文学的四种基本倾向，并认为“这四种倾向反映了人们看待童年的四种方式”。这提示我们，对童年的不同理解，规定着理论的展开和创作的实践。我们不妨来看一看这四种基本倾向，它们是神话倾向、说教主义倾向、卢梭主义倾向和虚无主义倾向。

一、神话倾向。如果一个社会给自己涂上一层神秘虚幻的色彩，那么这个社会对宇宙万物就有一种敬畏心理。这种心理的文学显现方式便是神话。神话倾向认为儿童文学也具有神话文学的种种特征，因为儿童思维与原始思维有相似之处。这种倾向为人们从人类学、神话学等角度研究儿童文学提供了可能。

二、说教主义倾向。它拒不接受神话文学的观点，并认为这种观点是蒙昧主义，是胡说八道，说教主义倾向认为，人完全有能力去塑造他赖以生存的世界。这个世界有道德和物质这两个侧面。强调世界道德这一个侧面，是宗教改革的一种衍生物。16世纪德国神学家马丁·路德和法国神学家约翰·加尔文认为，人